意识论到实践论的“自我”：

从人的理性认知、从变动的物质世界和人的经验背后的精神人始终找到确定的自我存在。 “我”是以实践互动为中介而形成社会关系的“我”。实践活动使得“人”这种自然存在物变成了兼有人的内在尺度和物的外在尺度。人在实践活动中结合成共同体，通过劳动和 劳动铲平来见证共同的本质力量。自此之后, 哲学家们围绕着“自我”这个哲学基本范畴发展出了丰富的理论,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内向意识论的路径, 也就是从人的理性认知、从变动的物质世界和人的经验存在背后的精神认识中, 找到一个能够确定人的自我存在。这种思维路径自笛卡尔之后一直贯彻下来, 集中地表现为在人的自身之中找到一切知识的最终基础的意向。相应地, 在这种路径中, 包含着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和意识 (认识) 中心主义对人们思维的主宰, 这也是近代哲学被称为认识论哲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与自我意识等同的，马克思的早期思想, 还在内向认识性的思维模式中, 表现为将人的自我与“自我意识”等同, 或者看作是一种抽象的应然本质。但随着他逐渐转向现实的人, 从劳动来认识人类的本质, 并最终从实践来认识具体的人和马克思对传统意识论“自我”的超越, 本质上是从对大写的“自我”, 即人的本质 (“我何以为人”) 的变革开始的。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

“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因此自我意识，或者，——如果我们撇开黑格尔的抽象而用人的自我意识来代替自我意识，——从而可以说人的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这里就包含着：意识，也就是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异于自身的他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思维（费尔巴哈）。这里所以包含着这一方面，是因为仅仅作为意识的意识所碰到的障碍不是异化的对象性，而是对象性本身。”

“第二，这里包含着：因为有自我意识的人认为精神世界——或人的世界在精神上普遍存在——是自我外化并加以扬弃，所以他又从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是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硬说他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因此，在扬弃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之后，他又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

“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已经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因为对象对于思维说来现在已成为一个思想环节，所以对象在自己的现实中也被思维看做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从个体本我到社会存在中的自我

这在本质上是源于内在性的意识论特征的:“我”只要通过内向性的反思和反省, 在精神的世界中就可以找到“我”的确定性本质和全部知识的基础。这种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突出人的个体“自我”, 摆脱古代哲学以来的“物我同一”，使得使得人超越于自然万物以及他者的束缚, 找到对“我”的主张和把握。但正是这种个体本位的自我, 容易由于失去现实、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关照而陷入理论上的困境。

德国古典哲学之后, 自我理论的天国向度盛极而衰, 人的理性得到弘扬。在马克思这里, 则表现得更加彻底:通过颠倒神人关系来改变终极关怀和精神家园的定位。与最终仍然从反对一个形而上学建构走向新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尼采等哲学家不同, 马克思通过人的现实的、生成性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 将“自我”的建构落到了人间的大地上, 为“自我”的终极关怀找到了人间的精神家园。

可以看出, 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 马克思揭示了自我与他者、共同体、类在根本上的共存方式: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存在。由此, 马克思为个体自我、共同体和类的产生、发展和统一找到了合法性基础, 从而为解自我与自身、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解决个体自我被孤立的理论困境奠定了基本的出发点。

“（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利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的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1844年经济政治学）